

嘉業堂
叢書

尚書正義

第四冊

尙書正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啟與至甘誓

正義曰夏王啟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眾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啟啟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

傳夏啟至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啟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啟曰吾君之子也啟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啟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啟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

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

傳甘有至先誓

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啟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啟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啟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

爲名湯誓舉其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敕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旣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旣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

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
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
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
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
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
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

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
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
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

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敕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

傳五行至亂常

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而

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
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
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
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
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
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
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
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
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

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啟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與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

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

傳左軍至其職

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士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蕞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軍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工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何止事十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
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
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
掌職事也

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
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
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
後故總解之

傳天子至不專

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

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尙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

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傳孥子至恥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啟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

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卽啟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傳啟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啟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眾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

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旣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旣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今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傳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

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傳述循至敘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